

成人組・散文類

佳作



陳昱良

一九九三年生，雙魚座，高雄人。喜歡文學，願望是能一直寫下去。曾獲臺中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磺溪文學獎等獎項。

空門

一、樓梯

站在校門口，半個小時過去，父親的車影仍然沒有駛入眼底。

逆向走上馬路，五分鐘的路程來到姑姑家。表弟看見我，急急拉開紗門，雀躍欣喜的表情藏不住，他興奮喊道：「大哥哥，你終於來了！」

我心想，真好，他今天又沒去上課。

鞋子胡亂脫放在門口，書包餐盒放客廳，來到樓梯口，表弟提醒我：「要小聲一點哦。」他同時按下客廳燈鈕——我的視線頓時陷入一片漆暗。

樓梯間的燈源耗盡，因此，客廳燈光熄滅之後，我們只能摸黑前行。那盞燈泡從去年的昏昏閃爍演變成後來的徹底死絕，已有半年多時間，姑姑身為這個家唯一的大人卻從未著手處理，因此，年僅八歲和十歲的兩個小孩，日日涉險，走在這樣一座陰暗幽闐、舉步艱難的樓梯。

渾然未覺。

屋式狹仄老舊，階梯亦無等高設計，沒有抓緊扶手逐步攀爬的結果是摔得趾頭流血膝蓋破皮。因此我學會慢，先以腳尖試探，平緩地往前挪動、降落梯面後，另

一隻腳再跨踏上去。這段時日以來，我已經明白哪些梯階要注意，到了玄關要小心。像口訣，但即便如此，踩踏前我仍是萬般謹慎，因為受過傷，我知道，很痛。

「大哥哥，快點啦！」

但表弟日日生活於此，早已習以為常。幾次皆因如此，我一趕，便疏忽了腰腹旁的最後一道執拗，直截撞上玄關口那道突彎出來的扶手。痛。但這時候，絕不能發出聲音，哭嚷喊叫什麼的都要吞進肚子裡，因為姑姑的房間就在隔壁，不能把她吵醒——這是來到這裡唯一必須謹記的事。

抵達玄關後，懸在半空中心緒才能暫且鬆懈下來。三樓光線從扶手旁間隙灑落，憑藉視覺避開堆疊在側的鞋盒和雜物，我拾級而上，同時想像表弟在線路交雜的電視機前比手劃腳、滔滔不絕，說著昨晚和今天如何熬夜破關。

當時的我，非常羨慕表弟。

這款PS2的戰鬥遊戲緊密地連結著我們的情誼。每晚，我們關在房間，所有的格鬥廝殺都聚焦在那方四十吋的液晶螢幕，時間彷彿暫停，藍光、紅外線或任何會傷害眼睛的光線迎面射來，瞳孔全數吸收，無傷無痛，愉悅快樂。

「大哥哥！快點！」

我加快腳步。

二、玄關

一直以來，家裡就是一座死城。

因此去過姑姑家幾次，我便深深地沉迷於那截時空裡的人事物，包括抵達前必然經歷的那段陰暗幽闇，於我而言，都可以被解讀為是「刺激好玩」的。即便心中有著不知名的恐懼感，我還是每天下課都去，直到奶奶的電話追上門、父親的 TOYOTA 停在門口叭叭兩聲，才會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那方螢幕，下樓。

整個暑假，腦袋瓜裡思考的都是如何破關解任務等等對課業毫無幫助的虛擬瑣碎。父親忙，沒有時間督促我的課業，便果斷地將我送到補習班，然而，那些發回來的評量和講義全被我擱在角落，兩個月過去，上頭爬滿一層厚厚的灰垢——直到有次奶奶無預警地送飯過來，這件事情，才終於攤在陽光下。

奶奶哭了。

人在玄關裡大吼大叫，我和表弟從沒看過奶奶這個樣子，不知道老人家可以發出這樣巨大的聲音。走出房間，我們不敢靠近，在樓梯扶手旁探頭俯瞰。奶奶愈吼愈大聲，嗓子都啞了，還是繼續吼，字句聽不清晰。到底發生什麼事？是我們只顧打電動沒寫作業？還是樓梯間的光線太暗太危險？然而奶奶站在玄關，看起來也不像是在罵我們，而以我當時的理解，姑姑就只是在午休。

回家之後，爸爸二話不說下達禁令：不准再去姑姑家。奇怪的是，表弟也是。

那裡明明才是他家，他卻不能回去。不過無論如何，我很開心，表弟帶著那臺 PS2 搬了過來，我們可以整天沉溺在電視機裡的虛擬世界，無須憂慮課業生活日常或其他更多的什麼。我心想，反正這個家大部分的時間也沒有大人，其實沒差。

後來爸爸追問，有沒有看過姑姑在房間裡做什麼？我愣住，搖頭。但腦子裡昏昏想起有次要去廁所，在玄關撞見了姑姑。她當時的模樣已經不是我遙遠記憶裡的模糊印象，但我還是認得出來。爸爸從小教我，看到長輩要叫，因此我開口：「姑姑。」然而，她沒有應聲，或者應該說，她聽不見我的聲音，像是聾了，眼神渙散，兩個眼皮低低的，像一個生重病的人，然後她在我眼前跨下樓梯，瞬間消失在我的視線之中——

「砰！」

三、長廊

升上國中，我便和表弟漸行漸遠。

我們住在同一幢屋子，卻只有我安穩地長大，每天帶著眼鏡坐在教室盯著黑板，朝會時走上司令臺領前三名的獎狀；而他，我的表弟，名字總是掛在訓導處的列管名單，很少到校，後來逃學，再後來，索性不再回家。

奶奶年過七旬，無力扛起養育外孫這份沉重責任，教育局訓導處等相關單位的

電話頻頻，初先幾次她還會哽咽哭泣，後來兩手一攤，電話不接、輔導人員登門按電鈴也不應，什麼都不再管。

後來我才知道，奶奶的身體長出壞東西，都自顧不暇了。本就日日加班的父親下班後直奔醫院，很多時候徹夜不歸，家裡經常又只剩下我一個人。那期間，我時常錯覺自己回到了三、四年前。只是這一回，我必須拾起課本和講義，努力啃食，只為段考結束換取父親一句「懂事的孩子」，這件事，成為我往後人生唯一且最重要的目標。

升上高中，某個夏日午後，我待在客廳看書，四、五臺改裝後會轟轟吼吼的機車停在門口，我抬頭一看，是他，頂著一頭金髮湊到門邊來。「大哥哥——」他還是這麼喊我。然而我看著他，卻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奶奶嘞？」他問。我什麼話都不說，想著父親告誡過，不准和「他們家的人」來往。因此我站起身，頭也不回地走上樓，回到房間。關上門。反鎖。

就像奶奶當年那樣，他開始在門口大吼，接著砰砰砰砰地踹門，好像要把這個家給踹爛。其實，他大可以這麼做，這裡本來就不是他家。我躲進棉被、把頭埋進枕頭，但是巨大的聲音還是猛地撞擊耳膜——很長一段時間，夜裡關上電燈、緊閉雙眼，我還是無法入睡，腦袋像被灌了水泥或漿糊之類的東西，榨果汁般攪成一團什麼也看不清不明的濃稠漿液，整個人就這樣陷了進去。

高中課業繁重，我必須倚靠藥物才能短暫入眠。夢裡，卻經常撞見過去那個愛

玩的自己，一個人，走在一條陰暗無光的長廊，走著走著，身邊突然出現一道門。我想起表弟告訴過我：那個門，不能開。而他走在前頭，熱切地向我揮手，要我跟上他的腳步，但是從這端抬眼望去——彼端，是一團深不見底的黑，我知道要是繼續往前，很可能就會步上姑姑的後路，一瞬間，掉進黑洞，消失。

我一直很想告訴表弟這件事，然而夢裡的我開不了口，現實裡的我也沒有那個勇氣。黑暗襲來，腳下廊道漸短，很快地來到我的眼前——那一刻，我別無選擇，匆匆地打開了那扇門，躲了進去。

奇怪的是，這個夢發生在姑姑家，照理說她應該要在裡面，但沒有。門後的世界只是一方空間，什麼都沒有。但我可以確定，待在裡頭會比較安全，外頭的黑暗正一步一步吞噬廊道，再不進去，我就會和姑姑、表弟一樣瞬間被黑洞吞噬，連一點掙扎痛苦的聲音也無。

從此往後，我一直待在裡頭，安安穩穩。

四、隔間

考上大學，我的睡眠狀況終才稍稍改善，停了三年多的藥，原以為失眠和焦慮的症狀不會再找上門，但畢業在即、沒考上研究所的我又開始無端發作，面對父親威逼：「沒考上？那開始準備公務員的考試啊！」我接旨，從此重啟日日苦讀的生活模式，

睡眠又被那無形的什麼擠壓變形。然而這回，情況和當年是大大不同了，兒時的聰穎和天賦似乎已經用罄，兩年過去，我仍然榜上無名，每天待在書房讀同樣的那幾本書，父親苛責，我更是厭惡這樣的自己，什麼都不會就只會讀書，還考不上，乾脆去死。

然而又開始吃藥的這半年，長年住院的奶奶病情奇蹟似的好轉起來，沒兩個月，就說要出院了。沒多久，姑姑也從勒戒所歸返，一切彷彿冥冥之中早有注定。那座兒時視為樂園的屋房早已被法院查封，因此奶奶央求我，讓姑姑暫時睡在房間裡那個不足一坪的小小隔間。我沒有反對。但是心裡隱隱感到彆扭，就像衣櫥裡躲著一個人，令人很是不安。

「姑姑不會吵到你讀書。」奶奶說。
我點頭。

「不要告訴爸爸。」她又說。

幾個月的時間，姑姑確實沒吵到我，但是我卻非常害怕吵醒她。一開始，姑姑還會出來、跟我說話，連月求職失利後，就不再步出隔間了，甚至早晚都得倚靠奶奶端來飯菜，像一隻被豢養在牢籠裡終日昏睡的獸。

而連年落榜的我也是許久未出門了，多疑敏感的封閉性格只有待在房間才能感到安心。幾個禮拜過去，奶奶察覺不對，「你這個禮拜都沒有出門對不對？」她不知道我長期以來都是如此，毫無經濟收入的考生根本也不會有胃口去吃、去玩，甚

至夜裡必須倚靠藥物才能入睡，這些事情，身為監護人的父親本該介入，但他多年來忙於工作和奶奶的生活起居，無暇他顧；奶奶察覺，也只是口頭勸告我年輕人要多出去走走，不甚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因此我的孤僻陰鬱始終沒有曝光。

直到表弟出現在家裡被父親撞見，盛怒之下，他才起疑：「姐仔有轉來？」奶奶不語；他轉而看向我，問：「你也知道？」無話可說的祖孫倆面對父親的責罵和怪罪，只能低頭，但是以父親的鋼鐵性格，絕不可能給予任何商討空間，罵完我們，便復仇似地一腳把表弟踢出去，要我和奶奶從此斷絕和「他們」的來往。

那晚，我又出現在那個小小房間。一直以來，我就沒打算出去，十多年的時間，我已長到二十五歲，但是只要躲在這裡，我永遠無須理會外頭的紛擾或迎面撲襲而來的黑暗，歲月的更迭只是俗世間的無聊事，即便末日將至也與我無關，父親的催逼傷不了我，童年的孤獨漸次消散，我活在這樣一個恍如真空的絕緣空間，以自身的孤寂和頹靡餵養自己，終而存活下來。

然而幾近枯萎的生命卻因為姑姑入住，有了那麼一點微不足道的變化。

父親終究不明白事情真相，不知道姑姑一直藏身家中。懦弱無能的我竟有這般膽識，和奶奶齊心掩護這個秘密，沒有脫口。直至隔年奶奶病逝，我開始必須出門買飯、下廚，每天捧著她老人家晚年的這一點期望，日日給姑姑送飯菜。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願意這麼做，活在虛空裡的我已經等不到奶奶上門，更不用期望父親有天會

來解救，但我卻時常想起當年站在校門口，天色很暗，倉皇不安的心緒飄盪無依，只有姑姑的車影來到眼底。

「以後你下課沒人來載你，就先到姑姑家好不好？」

* 評審評語

沉重的題材卻出之於輕簡的筆觸，幽幽然、森森然，用的是樸素直白的語言，卻瀟灑著一股，鬼氣。簡單幾筆暈染出母者天性的奶奶、專斷的爸爸，露臉不多卻無所不在的姑姑，與孤僻陰鬱的敘述者，因著自身的執迷或時代的吞噬，都被捲裹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難以脫身。

——王盛弘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與所有曾給予鼓勵的人。

〈空門〉這篇作品是去年所寫，曾經落選，經過一年沉澱、修改，最後能獲此獎，於我而言是莫大的肯定。

這是一篇我自己相當喜歡的作品。期許未來能以此為動力，寫出更好的散文。